



凡人故事

兄弟俩

□马继远

20多年前,我们村里有两个挑粪工,是兄弟俩。

那时候,农村还很流行攒农家肥。每家都会找空地挖个大坑,平时往坑里倾倒枯树叶、尘土等垃圾,下雨时引雨水灌进坑。坑被垃圾填满时,农家肥也沤成了,这时就得挖粪。

种地,农家肥绝对是好东西,但挖粪挑粪不容易,是个脏累活。潮湿污浊的黑粪,死沉,还散发着恶臭,大老远,人就得捂着鼻子走。农人尽管勤劳,也没几个人愿意干这个活。于是,一到需要挖粪时,大人们就会差小孩去叫那兄弟俩。

兄弟俩住在远离村庄的一孔破窑里,当时年纪都在40岁左右,看起来却比实际年龄苍老。他俩衣衫破烂,脸上脏兮兮,胡子拉碴的,似乎从没洗过。窑洞里没几样东西,放置得倒很凌乱,凹凸不平的土窑壁也被煤油灯熏得黑如锅底。当然,从来没有哪个女人乐意走进窑洞,去照顾他俩的生活。

孩子们不乐意进窑洞去叫他们,都只站在窑头上吆喝两声。没一会儿,兄弟俩挑着箩筐出来了。稍微腼腆的孩子会很快跑开,几个顽劣的孩子则捡起石子,朝兄弟俩扔去。因为那个显得更加苍老的弟弟,据说有点“憨”,他的头发已经近乎全白,经常“嘿嘿”傻笑,孩子们喜欢以欺负他取乐。

面对投来的石子,憨弟弟嘴里嘟囔着,从路边抓起个大石块使劲向孩子们砸去,石块却落在离孩子们很远的地方。那当哥哥的这时会一边阻拦,一边呵斥那些顽劣的孩子。得胜的孩子,就会嬉笑着哄而散。

刚开始劳动时,兄弟俩轮换着,一人挖粪,一人挑粪。干得久了,自然都累,就一箩筐一箩筐地抬粪。抬粪时弟弟总是在前,哥哥在后,当哥的会偷偷将满满的箩筐往弟弟这头靠。憨弟弟很少发现,发现了,则会撂挑子,耍脾气。当哥哥的会告诉憨弟弟,抬空箩筐时会向他那头移,憨弟弟就傻笑着复工了。

有时,好心的主人会去搭把手,帮兄弟俩往箩筐里填粪。憨弟弟又会生气,主人填进箩筐里的粪,他会倒出来自己重填,让主人觉得很没趣,当哥哥的还得好言宽慰主人一番。

兄弟俩劳动半天,挖空粪池,收工离开时,主人会让他们带走几个馒头,或者赠送他们几件破旧衣裳。这些,就是兄弟俩辛苦劳动的报酬。他们的生活,就这样过着……

不知不觉,农家肥没人再用了,各家的粪坑也早已夷为平地,挑粪的两兄弟渐渐淡出了村人的视线。

直到某一天,终于有人发现,兄弟俩居住的窑洞空了,人们才意识到,已经好久好久没有看到他俩了。兄弟俩去哪里了,至今,村里也没人知道。

岁月故事

母亲的故宫



仁伟 绘

母亲喜欢故宫,常在女人堆里说故宫。

母亲识字,是巷里唯一读过高中的女人。母亲和父亲恋爱时,父亲在北京当兵。母亲从没打算去北京,直到有一天,父亲来信说,团长的女儿对他有好感,咋办?母亲没有回信,连夜坐火车去了北京。

父亲很意外,说只是随便写的,你咋来了?母亲就说,想看一眼故宫。

父亲没有话了,就陪母亲去看长城。可母亲说,想看故宫。

父亲的营房离故宫不远,每天去站岗,都能看到故宫。

父亲陪着母亲看故宫。母亲说,故宫好大,皇上的女人真幸福。父亲没说话,故宫里的一草一木,他太熟悉。

见父亲不语,母亲问,我是不是像故宫里的花草,让你看腻了?

父亲说,咋会哟!故宫里的花草是常看,可怎能和你比,你是我最稀罕的人。

听这话时,母亲就笑,笑够就问父亲,皇上的女人是不是也在这儿开心地笑?

父亲说,不知道。母亲还是开心地笑,不停。

母亲在部队住了两个多月,父亲陪着她看长城逛王府井大街,可母亲最想去的地方还是故宫。母亲从部队回家后没多久,父亲就退伍了。

见退伍回家后的父亲没有工作,原本就不乐意的姥姥很不高兴。可家境富裕的母亲还是坚持嫁给了一贫如洗的父亲。

职场故事

难处

□焦照锋

下午,张姗正在备课,桌上的电话响了。张姗漫不经心地拿起电话问:“谁啊?”电话那边传来一个低沉的声音:“你是谁啊?”张姗说:“我是张姗,你是谁啊?”沉吟了片刻,那个低沉的声音说:“我姓李。你到我办公室来一下。”张姗也没有多想,就说:“我忙着呢。”就把电话给挂了,继续备课。

隔了一会儿,电话又响了。张姗边拿话筒边嘟囔:“越忙越打电话,真烦人。”电话里依然是那个低沉的声音:“张姗,你到我办公室来一下。”张姗没好气地说:“小李啊,你闹什么?”说完,毫不客气地把电话挂了。与此同时,小李推门进来了。张姗吃惊地看着小李,说:“刚才不是你打的电话?”小李说:“我没有给你打电话啊。”张姗这下蒙了,疑惑地问:“不是你打的,那又是谁打的呢?”

正说着,只见刚从市委机关调来的李校长推门进来,对张姗说:“你就是张姗吧。我来的时间不长,对大家还不熟悉,想和老师们聊聊,了解一下情况。我自己觉得没有做对不起大家的事情,你怎么这个态度对待我啊?”张姗彻底晕了,赶紧说:“李校长啊,我听错了,没想到是你。我还以为是小李跟我闹着玩呢。”李校长的脸一会儿红,一会儿白,支吾了半天,说不出一句话来。

李校长走后,小李笑得前仰后合,数落张姗:“以后听到姓李的叫,麻利一点。”张姗拍着自己的前额说:“校长也是的,不说是谁,光说姓李,姓李的多了,我哪里能想到是校长大人亲自给我打电话啊!”小李说:“领导给下属打电话,也有难处啊,自报姓名吧,显得丢份儿;称自己的职务吧,有些炫耀;只说自己的姓,当手下的就该立刻想到是谁,才不会让领导左右为难。”张姗说:“咱哪知道,当领导的还有这个难处啊。”

婚后,母亲常在女人堆中说故宫。女人们问,故宫美吗?

美,皇上女人用的尿盆都是金的,她们走路铺的砖比村长家的砖好看百倍。

那时乡亲们住的都是土坯房,只有村长家住的是中间有几排青砖的房屋。

听说故宫很美,女人们眼睛里流淌着羡慕,都说,松妈福气,能亲眼瞧瞧皇上女人住的地方。听这话时,母亲很受用,父亲在部队的那段小插曲也就慢慢变成她美好的回忆了。

母亲老了。母亲还爱在女人堆中说故宫。

直到有一天,这些女人的儿女们都长大了,先后去北京打工,母亲就很少说故宫了。

有时,看着电视上的北京,母亲会说,现在真好,时兴打工,农村的娃也有机会看到故宫。

母亲喜欢故宫,在女人堆中又一次说故宫时,是春节后的大年初一。

女人们聚一块儿,向母亲寻问着故宫,打听北京。

山子在北京一家工地干活,打电话回来,我问他去过故宫没有,他说连北京城都没进……

俺家青桃也没去过,电话里说工资还没发呢,没有钱去玩……

听说进故宫想看一圈要花好多钱哩!

听着女人们一个个说着故宫,母亲很激动,可望着她们失望的眼神,母亲那点激动很快消失了。母亲不明白当年进故宫的门票是一毛钱看个够,可现在进故宫大门就要近百元,母亲只知道那年小麦是二毛五分钱一斤,

□墨中白

现在每斤小麦卖七毛二分钱。

母亲一个正月都在女人堆中说故宫。

听着母亲讲故宫,女人们才感觉这个年过得不太寂寞。

在北京打工的孩子们打电话回家时,女人们会说,有空去看看故宫吧!

电话那边的孩子就愣了,心想,十分节俭的母亲咋叫到故宫玩呢?就说,门票挺贵的,也没时间!

电话这端的女人会说,噢,可要多注意身体,钱不好挣,回家。

电话里会传来酸酸的一声,记住了,妈。

打过电话的女人就聚到母亲身边,再次让母亲说故宫。

母亲的故宫,讲了许多遍。

母亲知道,女人们不是爱听,而是因为她们心中那分难舍的牵挂。母亲也是女人,她了解女人的心思。

巷里有几个在北京打工的年轻人狠下心买门票一起进去看故宫。

春节他们回家,女人们就问,故宫美吗?

里面照相机挤着呢!孩子们的回答让她们失望。

女人们聚一块儿说,松妈,你夸故宫美,连皇上女人用的尿盆都是金的,可孩子光顾着照相,没好好看,这些贪玩的孩子哟。

母亲说,怪事,一毛钱门票,进去看的没几个人,现在钱咬手,看的人挺多。

是呀,花那么多钱看到的还不如过去一毛钱看到的好。女人们抱怨着。

母亲笑了,她知道故宫还是那个故宫,不会变的。可母亲没有说。

幽默故事

跟风

□邱红波

退休后,老妈开始养狗,时不时带狗出去溜达一圈,对她的身心皆有益。只是,有时老妈遛狗回来会发些牢骚——她看不惯别人对待宠物的方式,“给狗儿穿衣戴帽的,这算什么?”老妈气呼呼地说。

我试着对老妈解释,这是潮流,望她能平息不满。可她说,人是人,狗是狗,动物的冷暖人能知道?给狗儿穿衣服,简直就是家长式思维整出的闹剧。常挂在老妈嘴上的一句话就是:“做人做事我自有主见,绝不跟风。”我觉得这样也挺好,做人嘛,当然要有自己的主见。

可外出的次数多了,老妈也惊奇地发现,越来越多的人开始给狗儿装扮起来,新风尚势力逼人。听说,给狗儿穿衣戴帽也不全是为了冷暖,还有其他作用,比如说,增加狗儿的归属感、加强宠物和主人的互动,等等。

在风尚面前以及在为风尚所找的种种理由面前,老妈动摇了,甚至她自己也为小狗添置衣裳了。有时,因为给小狗搭配了一身不错的“行头”,她甚至会欢喜地给我打电话:“有空,你来欣赏一下你妈的艺术品位。”

可老妈并不把自己的行为解释为跟风,她依然认为自己有主见。当她细心地将小狗装扮好,且在遛狗时赢得不错的回头率时,自鸣得意的她甚至认为自己是最有主见的。

有一天,我陪着老妈在社区转悠,忽然,远处一只彩色的狗吸引住老妈的目光——那是一只不但穿了衣服和鞋子,而且皮毛被染成多种颜色的狗。小狗傲气地走着,倍有范思哲的范儿。老妈盯着它看了很久,而后扭头对我说:“你看人家那条狗,啧啧,狗模狗样的,让人一看心里就喜欢啊。”